

NüXing WenXie Zhongguo

中国

女性文学

新名篇·新解读

- | | |
|-----|-------------------|
| 陈 染 | 梦回 |
| 潘向黎 | 重重跌倒 |
| 朱文颖 | 消失的东方快车 |
| 翟永明 | 英雄 / 新天鹅湖 / 马克白夫人 |
| 陈 鱼 | 幻想的形状 / 自画像 / 你躺着 |
| 芊 华 | 梦幻团圆 / 错误的轨迹 |
| 张抗抗 | 面果子树 |
| 迟子建 | 门镜外的楼道 |
| 裘山山 | 春天的一个夜晚 |
| 徐 坤 | 昔日重来 |
| 铁 凝 | 逃跑 |
| 魏 微 | 化妆 |
| 戴 来 | 闪了一下腰 |
| 陆 离 | 季芹的日常生活 |
| 张 洁 | 玫瑰的灰尘 |
| 周晓枫 | 你的身体是个仙境 |
| 陈瑞琳 | 生命之帆 |
| 馨 竹 | 晚风送我到河畔 |
| 苏珊娜 | 静夜中的丽人 |

主 编
王红旗

中国文联出版社

NüXing WenXue Zhongguo

中国 女性文学

新名篇·新解读

学术顾问：饶芃子 杨匡汉
特邀策划：白 烨 朱辉军 刁小林
主 编：王红旗
特邀编辑：邓玉环 赵燕波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发展中心策划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女性文学：新名篇·新解读 / 王红旗主编.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7

ISBN 7-5059-4709-5

I. 中… II. 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8988 号

书 名	中国女性文学(新名篇·新解读)
主 编	王红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姚莲瑞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709-5/I · 3687
定 价	2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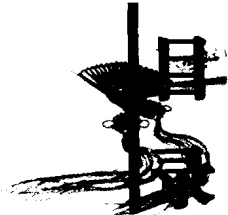


写在首页上

极端的利刃，
既然只是一个策略，
就先把它放进时间的口袋。
理性地审视，
女性生命经验中的——
苦难、困惑、迷惘与无奈……

化好妆，
听着绯闻，
在一个春天的夜晚，
真诚地去赶赴『爱』的约会，
心灵的距离，
是『O』，
还是在两万五千里之外，
有时连自己也不明白。

重重跌倒后，
从内到外的痛
挣扎着触摸到了——
镌刻在历史那头儿的阴阳鱼。
是谁破了这规矩！
口袋里的利刃，
融化成了意识的暖流，
正在治愈受伤的灵与肉。



渴望——再爱一次

004 陈 染 / 梦回

016 潘向黎 / 重重跌倒

024 朱文颖 / 消失的东方快车

播种——根的希望

034 翟永明 / 英雄 / 新天鹅湖 / 马克白夫人——致田蔓莎

040 陈 鱼 / 幻想的形状 / 自画像 / 你躺着

044 水晶珠链 / 新欢 / 疏离 / 亲密

048 芊 华【新加坡】 / 梦幻团圆 / 错误的轨迹

寻父——遭遇亲情

050 残 雪 / 家庭秘密

061 张抗抗 / 面果子树

心灵——距离有多远

076 迟子建 / 门镜外的楼道

091 裘山山 / 春天的一个夜晚

103 崔蔓丽 / 两千五百公里以外

男性——神话的滋味

111 徐 坤 / 昔日重来

123 铁 凝 / 逃跑

还魂——美丽的隐痛

134 魏 微 / 化妆

原
书
缺
页

陈染



陈染，当代作家。出生于北京。幼年学习音乐，18岁兴趣转向文学，23岁大学毕业。曾在北京做过四年大学中文系教师，后调入作家出版社。现居北京。

陈染已出版小说集《陈染文集》（六卷），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声声断断》，散文集《断片残简》、《时光倒流》，谈话录《不可言说》等多种专著。她的小说在英、美、德、意、日、韩等国家以及港台地区均有出版。

梦回

陈 染

有一天，资料情报员小石下班时候边走边伏在我的耳边没话找话故作诡秘地悄悄说，瞧瞧，前边那几位更年期老太太，我天天就跟她们坐在一个办公室里。

此时，太阳正不慌不忙地往我们机关大院西边的房屋树木后面掉下去，一缕粉红色抹在他一侧清秀的脸颊上，晚霞把他的一只耳朵穿透了，红彤彤的像一张燃烧起来的企图擅自飞翔离去的小翅膀，而另一只耳朵却遮在阴影里呆若木鸡，有点滑稽的样子。游移闪动的光线忽然使我想起自己脸上的雀斑，它们就是喜欢阳光，哪怕是残阳，它们也会争先恐后地跑出来。

于是，我从小石手里夺过一张报纸，遮住夏日里渐渐褪去的残阳。然后，有点不高兴的样子，说，人家才五十岁，怎么就是老太太了！

其实，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忽然莫名其妙地不高兴，大概是忽然而起的年龄的紧迫感吧。尽管我体态单薄，还未显老态，一头光润如丝的长发清汤挂面似的披在肩上，胸部挺挺的，仿佛商店里依然处在良好保质期的果子。白皙的脸颊上也还呈现着饱含水分的光泽。但是，总不能再冒充二十来岁的豆蔻年华的女孩子了。再过十来年，我就会加入她们的行列，成为走在前面的中年妇女之一了。

谁能阻挡更年期那理直气壮的脚步声呢！

我在机关里听到过有关小石的议论，嘀嘀咕咕地窃窃私语，好像是说有人看到小石曾经隔着窗户缝在暗中窥视我，对我有点那个意思。

我权当是无稽之谈。小石比我要小十来岁呢，几乎还是个吊儿郎当的大孩子，对我这样一个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已婚女人能有什么想法？机关里平平淡淡的漫长的一天，总得有点什么谈资或笑料，不然，再浓的茶水也会觉得乏味，提不起精神。

当然，两天以后，嘀嘀咕咕的窃窃私语声又转向别人去了。

我多少是个有些固执、疑虑且郁郁寡欢的女人，我的生活也是有条不紊一成不变，早年那些交际和谈天的爱好也日渐淡薄，这也许与我的工作性质有关。我在机关的财务处做出纳员，每天从我手里经过上百张单据，容不得我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差错，异想天开心驰神往之类的辞藻从来与我的生活无缘。有一次，我正在办公室里埋头核对单据，忽然听到背后有吃吃的讪笑声，我扭过头看，是总务处新来的一个大学生。我问她笑什么，她却板着脸孔做出一副行若无事的样子，说她根本就没有笑。真是奇怪，我分明听见她在我身后讪笑，笑我什么呢？

我警惕地审视一番自己的衣裳，难道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吗？

多年来我在单位里养成了见到领导就点头致意并殷勤微笑的习惯，当领导根本没看见我似的从我身边昂首阔步走过去之后，我就在心里骂自己一次。要知道我的个头足有一米七之高啊，他怎么就看不见我呢！

借着楼道里半明半昧的光线，我干咳一声，咽下一个小人物可怜的现实。

可是没办法，半小时后我又在楼道拐角处遇到另一位领导（机关里的领导实在太多了），我又讨好地点头微笑，领导视而不见走过去之后，我又在心里骂自己一次。

每天，我差不多都要为自己的讨好行为痛骂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这件事使得我格外沮丧。

我曾经苦恼地对丈夫贾午诉说过这件事。那是在一天傍晚的晚饭时候，窗外的霓虹灯心怀叵测地闪着，屋里沉闷无趣，我尽量把事情说得低声细语而且详细，避免了由于愤怒的情绪所涌到唇边的任何锋利尖锐或虚构不实的字眼。听到我的话，他把左撇子手中的筷子悬在半空，嘴里的咀嚼也停下来，疑惑地凝视我的脸，看了好一阵。

他近来总是这个样子，总是疑惑地打量我，好像我是一个陌生人一样，或者，是我用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在说话。

然后，他才慢吞吞地说，笑就笑吧，继续笑，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他一侧的腮帮子鼓着，囫囵吞枣，声音像是另一个人的。

电话铃忽然响起，他借机起身离开餐桌。

我真是后悔跟他说呀。

贾午近来对我的话越发的少了，表情也总是怪怪的。

前些天，他竟以我夜间做梦翻身为由，搬到另一个房间去睡了。我们结婚十一年了，这还是头一次。难道就此分开了吗？

我们的性生活也提前衰老了，次数越来越少不说，即使在一起，彼此也都有些虚与委蛇，心神恍惚。四十岁上下的年龄，就如同过了一辈子的八十岁老人，没了兴致。有一次他居然说，要两个人都起劲，可真够麻烦的！瞧瞧，他连这件事都嫌麻烦了！

过了几天，贾午又从一张小报上剪下来一条消息让我看，标题大概是《竹筒里的豆子》之类的，说是有人计算过，刚结婚的第一年，每过一次性生活，就往竹筒里放一颗豆子，然后在一年之后的未来的岁月中，每过一次性生活，就往外拿出一颗豆子，结果，一辈子也没拿完。我看完这条消息，猜不透他到底要向我证明什么。只说了声，这不见得精确。

另一次，我们晚间一起看电视，电视剧乏味又冗长，贾午手中的遥控器不停地换台，屏幕闪来闪去令人眼睛十分不舒服。我正欲起身离开，忽然听到电视里一个老人慈祥地说：“你要问我和老伴六十年稳定婚姻的经验，我告诉你，就一个字——忍。”这时，坐在老人旁边的老太太也按捺不住了，和颜悦色地说：“年轻人啊，我告诉你，我是四个字——忍无可忍。”

贾午哈哈大笑起来，似乎给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什么理论依据。

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也许我真的缺乏幽默感，小石就曾经玩笑地说过我精确得像一只计算机。

我说，贾午，你不会是跟我忍着过日子吧。

贾午止了笑，表情怪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仿佛自言自语般地低低地叨叨一声，我们好好的嘛，莫名其妙。

贾午把脊背转向我，打了晚上的第一个哈欠。然后就一声不吭了。他用心怀戒备的沉默阻挡了我的嘴。

虽然我不是一个善于把愿望当成现实的人，但我明显地感到他对我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曲解。

贾午的单位里有他的一间宿舍，本来是供人午休的，他却越来越经常地晚上不回家了。下班时候，打个电话过来，说一声不回来了，就不回来了。那宿舍有什么好呆的呢，除了一张破木板单人床，连个电视都没有。

我心里犯嘀咕，莫非他……

贾午这个人近来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有时我甚至觉得,在我们坚如磐石貌似稳固的表层关系之下,正隐藏着一种连我们自己也察觉不到的奇怪的东西,蓄势待发。

也许是长时间一板一眼地生活,我连梦也很少做。做梦难免出圈,想当然地天马行空,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危险的,我必须当场纠正,就地歼灭之。

可是近来,不知为什么,我却难以控制地做梦了。我总是梦见一位步履蹒跚形容憔悴的老妇人在街上问路,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她在找一条叫做细肠子的胡同,她在找她的家。可所有的路人都疑惑地看看她,说没听说过细肠子胡同。她就耐心地给人家描述那是怎样一个曲曲弯弯的像是一个死胡同似的活胡同,胡同里那个枣树绿阴的院子,和院子尽头那排北房她的家。然后,她继续往前走,继续询问下一个人。可是,细肠子胡同仿佛从城市里消失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老妇人买了一张地图,地图上细肠子胡同的位置所显示的是宽阔笔直的骡马市大街。老人顽强地在崭新林立的迷宫一般的建筑物之间焦急地穿梭、询问……

我在焦急中汗水淋漓地醒转过来。躺在床上,我使劲回忆那老妇人的容貌、她的步态以及那条叫做细肠子的胡同。我想起来了,那条细肠子胡同里有我童年时候的家。可是,当老妇人的脸孔和身影一点点清晰出来之后,我却被吓了一跳,那老妇人怎么会像我呢!

在回家的班车上,小石一路坐在我身边。如果他不说话,只留下大大的眼睛陡削的脸孔,尤其是那一双大人的扇风耳,有点像我丈夫贾午年轻时候。我当然从未跟小石提起过。同事之间,太多的事情最好是不说的,说出来的基本上是废话。这样比较好。你其实不知道真正的我,我也不知道真正的你,单位中我比较喜欢这样单纯而且安全的人际关系。

小石懒洋洋地靠在汽车椅背上,打着哈欠,似睡非睡地闭着眼睛。我向窗外望去,注意到窗外的天不知不觉阴沉了下来,然后竟淅淅沥沥下起了雨,薄薄的水雾含情脉脉地融成一片。一时间光滑如镜的黑色路面闪闪发亮,向远处延伸着,一辆辆来往穿梭的汽车都性急地吞噬着道路,急速地向着远方的某个目的地飞奔滑动。铅色的天空一下子压得很低,沉甸甸的使人不免心事重重。

雨幕中,夜间老妇人的影像便断断连连地在我的脑子里闪来闪去,闪来闪去……

忽然之间,在这细雨中,在这班车之上,我决定了一件事——为什么

我不亲自去找一找那条细肠子胡同寻访一下旧里呢！

这对于一向循规蹈矩，遵循上班、下班、菜市场三角形路线的刻板生活的我来说，实在是一桩异想天开的大事件。

由于兴奋，我的脸颊不由自主地热起来，心脏也不规则地突突乱跳了几下。

我一侧头，发现小石正盯着我看，狡黠的样子。看到我在看他，他便把目光故意越过我的脸孔，去看窗外。

刚才他肯定是假寐来着，他什么时候睁开的眼睛呢？我下意识地捂了一下嘴。

小石又在没话找话了，说，明天是周末，你正在想上哪儿去玩吧？

我佯装没听见，自说自话一声，怎么说下雨就下起来了呢！

晚上，依然是稀稀拉拉地雨声不断，雨水有节奏地敲打在水泥的室外机上，乒乒乓乓的，让人感到身上一阵阵困乏。

我和贾午早早地各自回屋休息了。

卧室的窗子半掩着，从隔壁邻居家传来绵绵不断的笛子声，那吹笛人显然是一个初学者，反反复复单调的音节和琶音练习，有的音符还走了调，一溜歪斜，有时甚至只是一个悠长的单音，孤零零地犹如一颗尘埃飘落下来，日子仿佛凝固了一般。那笛声无论如何让人听不出乐趣，像一个罚站的孩子面壁而立的苦役。

时间还早，我躺在床上翻了几个身睡不着，就起身溜到贾午的床上，两个人挨着躺着。

屋里黑着灯。我说，明天我们怎么过呢？

贾午搂过我的肩，明天，明天就明天再说呗。

贾午好像也没有什么新鲜事可说，就没事找事似的亲热起来。他连我的睡裙也没脱，只是把裙摆掀到我的脖颈处，让我的一只脚褪出粉红色的短裤，而他自己的短裤只是向下拉了拉，褪到胯下，我们隔着一部分贴身的内衣，潦潦草草，轻车熟路，十几年的生活经验提供了熟悉的节奏，一会儿就做完了。快得似乎像立等可取地盖个印章。肯定缺了些什么，却也挑不出什么不妥，像完成老师留的必修课作业一样。

做完事，贾午说，咱们还是睡吧。

我知道他这是在礼貌地请我回自己的房间。

然后，我们就各自睡下了。

次日，我早早就醒来了。天大晴了，已是清晨五点多钟，窗外的天光

已经透亮起来,厚厚的窗帘把房间遮蔽得朦朦胧胧。卧室犄角处的衣架上挂着昨晚脱下来的淡黄色上衣,透明的长统丝袜吊垂在衣钩上,仿佛一条折断了腿。房间里的一切似乎还都未苏醒过来。

我躺在床上,思来想去,提醒自己,生活是不能深究的,寻访细肠子胡同旧居的事是否荒唐?这多像一个煽情的举动啊!据说,一个人到了八十岁,他的思绪就会重新回到他的童年之中。难道我的心已经八十岁了吗?如今是一个多么实际和匆忙的时代啊,是不是我的步伐已经落伍了?时间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当你一步步向着它的尽头大踏步地走近的时候,你来路上最初的模糊的东西,怎么会越发清晰起来。

可这一切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起身下床,轻手轻脚推开丈夫的屋门,打算诉说寻访旧居的事。贾午正在酣睡,一抹晨曦从窗缝斜射进来,洒在他的床上。贾午那庞大的身躯四敞八开地摊在凉席上。他光着上身,胸膛一起一伏的,两条腿也赤裸着,薄薄的被单在小腹部轻描淡写地一搭。我忽然觉得恍惚,他脱光衣服后的样子似乎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这个人怎么会是贾午呢?

这时,枕头上的一双苍白的大耳朵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这是多么熟悉的一双招风耳啊!我再仔细端详,端详这个似曾相识的——嘴角流着一丝口水、膀胱里憋着尿液、血脂开始粘稠、睾丸正酿造着新的精液的——中年男人,这个人的确是贾午,是我的丈夫。

我欲言又止。倚着门框磨蹭了一会儿,就轻轻掩上了门。

现在,我主意已定。今天一定要出去。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驱使我,什么也不能阻挡我去寻访细肠子胡同里边的旧居。

我匆匆洗漱一番。梳头发时,我迟疑了一下,决定把我平时那一头披肩的长发撩起一个发卷,绾起来别在脑后。可是,梳好后我看了看,感觉并不怎么好。说不清是显得老了还是显得年轻了,不大对劲。一个不尴不尬的年龄,上不上下下不下的,不知该拿头发怎么办。眼角也生出细碎的皱纹,那东西像个不听话的孩子,挡也挡不住,在脸上犄犄角角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地出来招手了。有一天清晨,我在卫生间揽镜自照,贾午忽然不知从什么方向在我的身后冒了出来,“你长得越来越像你妈妈了。”他总是把大象一样结实的腿摆弄得蹑手蹑脚的,吓我一跳。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有理他。

我在厨房里潦潦草草吃了一点面包牛奶,然后背上皮包,就匆匆离开了家。

踉踉跄跄的电梯已经开始上上下下运输着早起的人们。在楼道等电梯

的时候,我似乎听到家里的房门吱扭一声被轻轻打开了一道缝,旋即又迅速关上了。我疑惑了一下,返回来,重新用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

我站在屋门口,向屋里张望,发现房间里什么动静也没有。客厅没有开灯,虽然天已完全大亮,但因客厅没有窗户透光,它一面通向户门,另三面通向不同的房间,所以此时的客厅仍然黑黢黢的。我隐约看见贾午端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我故意把钥匙在手里弄来弄去发出声响,他依然端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我向里边跨了一大步,走近一看,原来是贾午的青黑色T恤衫搭放在沙发背上。

这时,从里间门缝里隐隐传来贾午均匀的鼾声。

我松了一口气,重新离开了家。

我搭上驶向城南方向的汽车。周末的汽车上显得空旷,许多座位奢侈地空着,一个小男孩这儿坐一会儿,那儿坐一会儿,在车上窜来窜去,似乎是弥补着这难得的浪费。

城市的街头尽管一日千里地变化着,但我似乎也习以为常,没有什么新鲜感。低矮破损的平房,一大片一大片地被消灭了,拔地而起的是一幢幢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大厦表层的反光玻璃一晃一晃地刺眼。夏日里茂盛的绿阴如同一片片浮动的绿云。草坪上几只雪白的石头做的假鸽子做出欲腾空而起的飞翔状。星星点点的红的或绿的人造塑料花环绕在鸽子们身旁。

广告牌夸张地大吹大擂。商场的橱窗也散发着诱人的光彩,各种颜色与真人大小相仿的木偶似的模特在橱窗里搔首弄姿,端肩提胯,骨感撩人。有一个赤身裸体的模特,除了戴一头假发,身上一丝不挂,两条胳膊一前一后,一副惊恐的表情,仿佛是被路人迎面而来的目光吓坏了,让人看不出性别。

地面上的热气渐渐升起来,我忽然注意到清晨的天空已经被蒸得失去了蓝色。谁知道呢,也许天空几年前就不蓝了,我已经很久没有仰望天空的习惯了。拥拥挤挤的汽车在马路上穿行,显得格外渺小。

已经到了城南的骡马市大街,我忽然就决定下车了。

记得小时候这个地方有一家叫南来顺的回民小吃店,母亲常带我来,那时候我在宣传队里演出完,头发梳成两只小刷子,脸上还涂着红红的油彩,也不卸妆,夸张地坐在餐馆里,很自豪地东张西望,希望大人们都看到我。母亲和我要一盘他似蜜,一盘素烧茄子,两碗米饭,那真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饭了。记得那时已经是“复课闹革命”时候了,可我们依然

不上课，整天在学校宣传队里欢乐地排练节目，等到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地燃亮了整个天空，穹隆灿烂之时，我们才很不情愿地回家，脸上的油彩要等到晚上睡觉前不得不洗去的时候才肯卸掉。多么戏剧化的童年啊！

这会儿，我在应该是原来的南来顺小吃店的地方转悠来转悠去，一时间似乎忘记了寻访旧居的事情了，仿佛我专程就是为了出来寻找这家小吃店的。这里已经变成一家豪华的大型商城，中央空调把商城里的空气凉爽得丝绸一般光滑，涂脂抹粉的售货员小姐脸上挂着商业化的谦恭和奉承，一个脸蛋像馒头一样苍白的售货员忽然拉住我，说一定要优惠给我。我说我并不打算买什么，只是出来转转的。经过一番拉拉扯扯，最后，终于以我买下了那件俗气的大花格子睡衣而告结束。

我已有很长时间没到城南这边来了。马路越修越长，城市越来越大，像个不断长个儿发育的孩子似的，胳膊腿儿越伸越长。上一次到这边来，是几个月前，说起来有点令我尴尬，那是我对贾午的一次扑空的跟踪，或者说是一次偷窥。那天临下班时候，他又来电话说不回来了，这一次我叫了真儿，一定要问出个来龙去脉。贾午说，傍晚七点有一个客户的约会。我问在哪儿，他停顿了一下，犹犹豫豫，说，他们先在西单十字路口的一个摩托罗拉广告牌下集合，然后再决定去哪儿。我觉得贾午是故意跟我绕来绕去，闪烁其词，模糊不清。我忽然不想再问客户是男的女的之类的问题，放了电话，立刻提上包，在机关大楼底下一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西单路口。

这里果然还真有一个摩托罗拉的大广告牌，我看了看手表，此时才六点一刻。我悄悄地躲在附近一个建筑工地隐蔽的脚手架后边，把刚刚买的一份晚报铺在地上坐下来，密切注意广告牌一带的动静。可是，直等到晚上七点半钟，天色已到了朦胧向晚时候，也没见贾午的身影。一股无名的恼怒燃烧着我，我腾地从晚报上站起身来，顾不上又累又渴，奋不顾身地直奔贾午的宿舍而去，仿佛奔赴一处局势险要的战场。一种当场活捉什么的场面在我脑子里不停地铺展着画面。贾午啊贾午，我对这种麻木、虚假的生活真是厌恶透了，就让我们来个水落石出吧！

当我喘息着用钥匙迅速捅开贾午的宿舍房门之后，着实吃了一惊——贾午睡眼惺忪地睁开眼，懒洋洋地抹着眼睛，躺在床上不肯起来。

他的床上很意外地并没有其他人。

贾午嘴里咕噜着说了声，来了，就又翻身接着睡了。

我扑了个空，腰忽然像被闪了一下似的疼起来。

那天晚上，我和贾午谁都没有再说什么。



我悻悻然地走了。

事后，我曾经问过贾午那天的事，他语焉不详，说，是吗，我说过什么摩托罗拉广告牌吗？我可没那心思。睡觉，啊睡觉，是多么地好啊！

贾午一脸木然的样子。让人无法猜测他的生活还能有什么风流韵事，不轨之举。

这会儿，我的脚下正踏着一片旷场。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地图，确定了这里就是原来的细肠子胡同一带。我四处环望，发现这里是一个空寂得有点古怪的广场，仿佛一切都还没有到位成型。没有树木草坪，没有亭台楼榭，目光所及之处，只散落着几个不成形的石雕的雏形，左边的一个雕塑很像《英雄儿女》里王成抱着炸药包纵身跳入敌群的样子，右边的是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迎着灿烂的朝霞祥和甜蜜的微笑。脚底下到处是磕磕绊绊的水泥砖头，一堆青砖红瓦的后边，有一条长着野花的小土道通向大街。

这儿，就是我寻访的所谓故里了，一个荒凉、残损、脏乱的半成品广场，使我想到“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可我却没有一点激动的感觉。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痕迹早已经被时间和粗陋的建筑物遮蔽埋葬了。站在这里，我试图想象一下广场修建完毕之后的辉煌样子，感染一下自己：雪白的或者赭黑色石雕伫立在一片绿茸茸的草坪上，斜阳的光芒如同一个熟透的桃子散发着馨香；要不，就是一场滂沱大雨过后，广场上瑰红鹅黄花团锦簇，竞相开放，浓墨重彩，干净得十分醒目撩人。我童年的坟墓就躺在这迷人的花园式的广场下面，让它安息吧！

我这样想着，诱导着自己，可我依然激动不起来。

到这时，我才发现，我是被自己欺骗了，我以为我是怀旧来了，多少有点多愁善感的意思。其实，我对寻访什么旧居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我一时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出来了。也许，这一切只是完成一个自相矛盾的思维过程，或者，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离开家的理由。

谁知道呢！

这时，身后似乎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吸引了我。我转过身，炎热而刺目的阳光白晃晃地在旷场四周扩散，我模模糊糊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忽悠一下就折到一堵半截的矮墙后边去了，在他折进去的一瞬间，我看到了似曾相识的青黑色T恤衫，还有那大象似的滞重的腿吃力地蹑手蹑脚的样子，一对苍白的大招风耳后于他的脑勺消失在拐角处。

我心一惊，一时慌乱得不知所措。

然后，我明白了，我肯定是被人跟踪了。

可这是多么蹊跷啊！

我重新调整了一下呼吸，疑惑地沿着那条小土路追了上去。拐出那堵半截矮墙，就是宽阔的熙来攘往的正午的马路了。炎热明亮的阳光和汗流浹背地奔走的人们，构成一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与刚才荒芜凋敝的旷场迥然相异。那黑影消失在浩瀚的人流里，如同一条细流消失在茫茫大海中，早已无踪影。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贾午面无表情地哼着小曲打开房门。

室内的空调仿佛已足足开了一上午，阴凉阴凉的。贾午依然穿着那件青黑色T恤衫，饭菜摆在桌上显然已经多时，我注意到嫩绿挺实的笋丝有些蔫萎了，一盘里肌肉丝上的淀粉凝固起来，锅里的米饭表皮也有了一层不易察觉的硬痂。

你出去了也不说一声。贾午似乎有些嗔怪地说。

他显然已经吃完了，回身拿起一只杯子喝了一口茶水，坐到沙发里，一条腿悠闲地在木板地上颠着，那缺乏阳光的膝盖白晃晃地闪闪发亮。

桌上的饭菜让我心里发软，也把我一路上盘桓在脑子里的诘问挡在嗓子眼冒不出来。

我先是不动声色，故意磨磨蹭蹭到卫生间洗手用厕，把水龙头里的水弄得哗哗啦啦响，半天才出来。

坐到餐桌前，我一边吃东西，一边等贾午主动说点什么，期待他透露些蛛丝马迹。

可是，他却一手拿着报纸，一手举着剪刀，盯着报纸上的什么消息，没话了。

我终于抑制不住，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你一直在家里吗？

是啊，我在家里看报纸，鹤岗南山区鼎盛煤矿瓦斯爆炸，四十四名矿工遇难。一架苏丹的货机在圭坛葛拉地区一头扎进了一片鱼塘。美国得克萨斯州水灾汹涌，一转头的工夫，家就没了……

我似乎有点不死心，打断他的话，你整个一上午都没出去过吗？

当然。出去有什么好玩的呢？

贾午一边说着，一边把一摞剪裁下来的小报丢在餐桌上我的饭碗旁。

你看看吧，他说，全世界除了闹灾荒，剩下的人就都在闹离婚呢，多么幼稚的人们啊！他们肯定以为生活还有什么奇迹在前边招手呢，我们是多幸运啊！